假其名並無所職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勑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近大學士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無定數亦有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古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崇儒也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立庭觀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冬始有別勑令朝服班序一本作明預班列一本作同列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故事中書用黃

故未嘗用士人自王伾得志優給頗厚率三歲一轉官有至四品登朝者虛廊曲壁多畫怪石松鶴壯廳之西南小樓王涯率人為之院內古槐松玉蘂花藥樹柿林一作木瓜菴羅植山桃李杏櫻桃紫薔薇辛夷竹筍筍子冬青玫瑰凌霄牡丹山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當陛栽葵堇草紫苑薯藥學士至者皆雜植其間殆至繁隘

楊鉅翰林舊規僦宿例諸行尚書入三十五直左右丞

傳呼也長慶中予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使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棒潛視於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怪其鳴時皆應用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曾莫之差衆咸異之元相詩云神撼引鈴索復置鈴索可

玉堂之署

先帝以玉署之設其來尚矣但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本院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使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公因名對言之上其奏自是院內復置鈴索

盧傳其號而無正名乃於玉堂之署以賜焉鈿軸晶瑩降從天上御香馥郁傳到人間遂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時祖母太夫人具命服焚香設拜而觀之喜歎之聲動乎隣里即命置於本院中擇日懸掛仍具扁鑰於玉堂之上自侍詔院吏而下咸列賀於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

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兼所屬

李肇翰林志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其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内臺給青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毡

作旬日又進文一軸 內庫給青綺錦被（錦一作綿）青綺無綿被（綿元作錦一本無此五字）青綺方褡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篦大小銅觜椀（觜一作觜）象梳漆箱銅挏羅（一本銅觜椀在此下）紫絲履白布手巾衣架畫木牀（一本作畫木牀無衣字）爐爐（一本作鑪鑪銅二字）案席毡裀之類畢備內諸司供膳飲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迎送於樊仗門內橫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以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

寒服物三十疋綿十屯寒食節絹一作絹料字三十疋酒飴
杏酪粥屑肉餡清明新火二社蒸餅環餅端午衣一幅
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銀竹大扇一柄角黍三
伏麨蜜重陽酒糖粉餻葉冬至歲酒兎野雞其餘時果
新茗水瓜新歷是為經制直日就院頒授下直就第賜
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
果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作錦一本帛金花銀器一事貞元
四年勅每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

直下至白身一百四十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又次二直一點此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勻永為定式晉開運中楊昭儉直綸閣酌其從來僦直之數等第除減條為定式

申中書門下仍刻石在壁是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制誥轉正郎仍舊六十直改為八十直自員外郎入舊八十直改為五十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為四十直地官入舊一百直改為八十直自員外郎入舊六十直今改為三十直正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自常侍諫議給事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今附於此貴存舊章其內制僦直及吉凶疾病諸假則例具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制周朝以前未聞其例周世宗時故內翰王著今揆相李公昉俱遭內艱屬世宗北伐並起復隨駕書詔繁委之際即不遑

叙合儆直與不儆直迄皇朝令揆相李公獨直
遭家艱奉詔抑奪遂與翰長以下商議依鳳閣壁記禮
例同舊官再入約計前直減
半是時儆復直二十五直矣至端拱元年閏五月蘇易簡
禁林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為通式也
四禁之中漏洩為最故草制之夕遲明必闔門之雙扉
堂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俟宣制訖方
啓戶焉文翰之職優待之異於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
帝因置酒於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
人來晨宜輟一本作内制起居舍人令為通式仍各賜書千卷

以備檢閱　舊體每遊讌止學士得赴名暨皇上留心儒術旌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名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鏤飾銀彩旛勝之物亦及之　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嚴蹕百司景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駕肩百樂具舉憩瓊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繁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林春馺千花萬卉妍麗寇絶上必曲宴宰衡勳舊名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

之墨妙焉　舊體學士凡詔入院止賜白成釘都反了口銀鞍勒馬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金渡銀裝鞍勒馬對衣荔枝金帶郊禮禮畢賜對衣牯犀帶金魚副之朝士自唐末久闕佩魚者迄今方復之　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細花熟錦袍代之淳元二年冬代以細花盤雕錦袍其制下丞相一等　自是遠方之珍果天府之法釀龍鳳之茗莊葉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　玉堂之東壁延裒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　侍詔董羽之筆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

爵長蠻王鬼主宮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白背紙皆新例也例一作制舊體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

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他職必納先院錢以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等差五代以還其儀久闕公振舉而復之國朝新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

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就朕求此數字卿可名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肖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具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陞殿躬指其理且嘆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席地（一作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一作籟）起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前西華兮為石磬也飛雲溥霞騰膳（一作燖）燎（一作燎）鸞鵷鰈也迅雷三殿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冊獻（一作冊）載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千年太山融（一作融）夷兮滇海乾圓蓋穴空（一作空）兮輿穹君王壽兮無疆（一作窮）馬時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挾邪無迹治平三年以端明殿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迹故至是命之

宮嬪引燭入窓格　筆談王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 翰林學士

三俊　唐李紳字公垂能歌詩多在人口穆宗詔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俱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大手筆　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名德裕草之

內相　德宗在東宮素知陸贄名乃名為翰林學士承旨德

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為內相分宰相之權劉禕之與元萬頃等皆名入禁中共撰列女傳以分宰相之權請廢吳通玄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贊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兄弟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上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祇自至德後天子名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奔播之時道途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協力排已故請廢之德宗不許　金鑾作賦命學士和陸扆字祥文充翰林學士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又拜中書舍人天子顧待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

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名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內務不至外喧已寂可以探窮理性養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楞伽經一本函在屋壁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八轆或旬日不出三昧北廳前階有花轆道冬中以日影及五轆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恒過八轆乃至衆呼為八轆學士

除中書侍郎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之後垍乃相賀禮絕之歎息之聲垍終不言盡紙尾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垂簾草制兩不相知　上

賜金蓮花燭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名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

使以下謂是駕來皆鞠躬堦下俄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令高力士脫靴筠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詔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沉醉援筆而就無所加點進之玄宗詔筠賜座於殿中既而玄宗曰卿可謂才子又謂曰卿何人白曰臣翰林供奉玄宗曰何不曰酒中仙白曰臣酒客耳玄宗大笑因命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重白以此深恥之自是頗疏斥白益縱酒不檢嘗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嘗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上謫仙人上禁中頗牧畢誠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充翰林院使誠性剛直敢言上嘗宣示名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諸羌率化又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

萬詔書嘉之宣宗舊史作懿宗小心兢謹鄭網為翰林知制誥在内職十年小心兢謹上遇之頗厚以正諫為已任李絳字深之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形於色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思如泉注陸贄為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踪千端萬緒一日之内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為也三五日一入翰林王叔文本

以綦待詔德宗令直東宮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叔文欲用事專國政遂引韋執誼為相應之於外已自專於內叔文在翰林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為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內職

求兼府掾 姜為學士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白居易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所著詩歌皆意存諷諫藏禁中武宗納諫思理渴聞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給事自陳以母老家貧府掾俸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非次拔擢事無巨細必言或面論詞情切至多見聽納既而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白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

問宰相曰要置詩學士員相國貞穆李公奏曰陛下所為慕在堯舜之上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佳況詩人多輕薄之士昧於識理若承顧問恐撓聖聰今翰林學士皆文詞精於鑒裁陛下若覽古今作者篇什足可怡悅聖情乃止以兄在相位解內職衡弟固難居宥密可罷內職

榮滯相半

陸贄曰頃來物議尤所不平皆云翰林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欺綱紀使聖朝虧至公之體宰相有備位之名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榮滯相半

爭恩

吳通微昆季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

寫真

白居易寫真詩序云元和中予為翰林學士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

書詔雲委

杜讓能以員外判度支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

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達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儀宗嘉之東頭學士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險薄有口辯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貴望出入栖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害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以備曲宴賜詩令採畢官才堪任學士者為東頭學士每浴堂召對繞燭見跋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奸黨流章州司戶　崇重上召

對燭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語猶未竟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繞之從幸未央宮苑中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元才子　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常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

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耳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

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其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忿口過謂口臭也

奇才有口過上草立儲制書立嫡以長四字順宗風喘不能言時太子未立

學士王叔文起於非類內連年羙人有異志中外洶懼鄭絪為內庭之老上名絪於內殿令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順宗泣然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放歸田里德宗出左

散騎常侍翰林學士張涉放歸田里以妻父在中書解職太常卿權德輿入相女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妻父在中書解職守本官起居郎避嫌也以草詔漏叙功勳落職神策

吉惡紳乃赦書內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但言先降官已量移者宜與量移近處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論列云不可為李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逐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如此則全非曠達之道上遽命追赦文添改之

奏言有裴度不能用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為王庭湊所害敬宗惜其冤枉因嘆宰執非才縱奸臣跋扈學士韋處厚奏曰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治逆人則亂陛下當食發嘆恨無曹蕭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此馮唐感悟漢文雖有頗牧不能用上嘉納其言

園亭賜宴

中宗景龍三年春正月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秋七月幸梨園亭宴侍臣學士長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子宴侍臣學士四年春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朋枝河上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三月甲寅幸歸渭亭修禊飲

賜羣臣柳棬（一本作與侍榛一本作榛郁）避惡丙辰遊宴桃花園壬戌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夏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為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賜內樣巾子上山池曲宴屬和詩什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不離內庭至公輔翰林內志云睿聖登極段文昌杜元穎不離內庭便至公輔及寶歷以後韋處厚恩深授選亦自翰林由是稍為故事或不至拜者以為深恥與門生對草綸誥封舜卿唐武宗朝翰林學士敎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即知貢舉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誥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為座主辱門生自緑衣賜

紫莊宗即位鄴宮除馮道為宮
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五品九國志唐璟即位
馮延巳喜形於色
璟未聽政延巳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何
為煩也俄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復結魏岑侵損時
政與其弟延魯及陳覺查文徽引謬誤鍇詳以議之悅
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
徵引謬誤徐鍇傳湯悅為翰林學士
作軍書徵引謬誤鍇詳以議之悅怒
奏鍇漏洩機密坐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深嚴之地當以宿
儒處之國朝乾德元年以工部尚書竇儀為翰林學士
時學士王著以酒失扈蹕以請求皆貶官太祖
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
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殿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
當諭以朕意
勉令就職
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淳元四年以右諫
議大夫史館修撰
張洎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
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重此

事臣何由知太祖默然既而嘗出勞役致疾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上特受眷遇蘇易簡由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典誥命三十年上特受眷遇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七八年特受眷遇愛絕倫等果以酒敗易簡性嗜酒在翰林日上嘗以詩戒之易簡恐懼每入直不敢復飲酒或休假在私第賓客侯之嘗醉以至其死上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多知典故張洎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性便佞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所著述及賜近臣詩什洎必上廣徵引以將順其美奏內供奉為學士洎尤善事黃門宦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貞為翰林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敝政疑二大臣遽以中人監之朕方循復古道安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慚而退

從之言兩府與羣臣不可見太后初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面見太后奏事無敢定其議翰林學士晏殊太后凡有奏事宜垂簾聽之庶幾不示私於天下從之外人不知奏藁晏殊為翰林學士凡有奏藁外人皆不知之真宗類之得八十卷草制得體嘉祐七年學士王珪當草立皇子制珪對於宸殿曰天下久望立太子然此議不出自陛下後必有動搖動搖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也帝諭曰朕思宗廟之重夙夜不敢安今立皇子之議決自朕懷珪曰陛下誠能為宗廟計則天下之福也於是再拜殿上退而草詔以進先是中書名學士草詔皆宣於是求對議文入翰林春明退朝錄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楊昭度宣名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又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一不

拜賜金帶并三品服 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名為學士開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緋乃并示三品之服

詰引用霍光不當 英宗治平二年翰林學士范鎮草韓琦等制詰稱引用霍光以喻鎮令自請遂出知徐州其後上於制詰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嘗謂執政如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處獨能為詔

鳳齊飛 歸田録太宗時宋白賈黄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黄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侍

宴衣緑 李漸為翰林學士常陞殿侍宴漸衣緑左右揖令退敕叱之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漸當草制命開凝閤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會慶學士院出為吏部員外郎

讀始令日讀唐書一傳參釋義理每講書日帝親書古賢詩或取經書要言書一二紙其後遂罷又令侍講一本作侍讀讀真宗正說經史文字涉凶事惡亦須預設無所規鑒即不講一本作讀或名中書樞密院聽書即於侍官前設坐

著寫宣十卷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或辨字疑義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子對故起著寫宣十卷復名鄭覃文宗朝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讀學士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奏以經籍訛謬請名宿儒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從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與李德裕善奏為

以廣規諷上抄撮六經崔郾轉給事中昭慰即位遷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兄弟迭處禁密高元裕字德符太原人父鎮為中丞弟少逸遷諫議大夫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榮之清慎介潔宋申錫字慶臣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列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請置李程字表臣作相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辭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履行純謹立身清約國朝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

亦莫得與也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
衆人齊對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
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容邇德音以詳記録
不可坐遂令立侍

耆儒博碩唐玄宗開元三年制曰朕聽政之暇嘗覽史
書但聞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闕疑時須咨問
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入内侍讀公卿薦光禄寺卿
馬懷素因拜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入
侍讀

更入上師資馬懷素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謙恭
謹慎深為玄宗所私令與右散騎常侍
褚無量同為侍讀每至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
館以路遠則命宫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

上疏諫畧曰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餘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言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

勸講 侍講華光 楊賜 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後為太尉去位後帝徙南宮閱録故事得賜所上黃巾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一千五百戶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中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疏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封寬及濟子

賜衣一襲 劉寬字文饒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侍講禁中 獻帝頗好文學荀悦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講詩 國朝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上疏曰竊聞今歲講說毛詩將踰浹

王監戒
何必諱

## 翰林侍書

唐有侍書學士五代無聞國朝太平興國七年以著作佐郎翰林祇候王著為著作郎翰林侍書隸御書院卒不復置著成都人歸朝為隆平主簿善能正書行草筆跡甚媚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刪定即日召著入授衛尉寺丞史館祇應詳定急就章遂為侍書累至殿中侍御史

## 三侍學士

唐柳公權見翰林侍講學士

## 翰林待詔

端明殿學士自後唐明宗開成始本朝後隨殿名改為文明又改紫宸又改觀文至明道初遂別改承明殿為端明殿置端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之下與文明之職並存而無所掌

又文明殿學士初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二員位翰林學士之上專備顧問太平興國五年緣殿名而改此職益重也

明置大學士自賈魏公始也端

五代史後唐天成元年因唐宰侍讀之號置端明殿學士命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時明宗初即位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懵於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

是也

東齋記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殿為文明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位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二年除宋宣獻公為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班序景祐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歷七年以真宗諡改文明為紫宸丁文簡公為紫宸殿學士既而言者以為紫宸非臣下所稱乃以延恩殿為觀文殿而以丁文簡公為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賈文元公

為大學士乃詔自今非當宰相勿除

殿前學士只有兩人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見續翰林志

拜相謝於本殿劉昫為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温厚拜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曰舊禮宰相謝恩須於正殿通喚請俟來日樞密使趙延對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學士拜相謝於本殿士榮之

輪修日歷送史館

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館直

面受

國朝治平三年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王珪所業仁宗御書詩刻石名珪而受兼端明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恩殿也即元所謂紫宸殿學士也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隨殿名改為文明慶歷七年自文明改紫宸以紫宸人不可稱乃以延恩改觀文置學士皇祐元年又置大學士亦自賈魏公始

國朝觀文殿即舊延恩殿也　慶歷七年以文明學士稱號同真宗諡乃改名紫宸殿以冠學士之職又以紫宸非人臣所可稱乃改名以延恩殿更名觀文殿置學士皇祐元年詔特置大學士寵待舊相令後須嘗任宰相

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名賜對又賜茶既而辭出因留之曰只住此更毋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焉　屢見庶僚晉帝時馮玉為樞密使殷鵬為本院學士每有庶僚秉鞫謁玉故事宰相以屢見之　朕自知卿非它人薦顏衎以檢校右庶子知州事父疾侍養晉祖召為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遣使促召之關辭曰臣本書生無他才術恐不稱其職未知何人誤有推薦望放臣還遂其私養足矣晉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

##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置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

國朝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四年一本作二年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求罷政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

員學士三員不得近臣陳乞
元祐官品令資政殿大學士學士正三品
請鑄印不許退朝録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在翰林之下及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龍圖閣自大中祥符初建以專藏太宗御製御書文集及書帖等也一作殿
西偏北一作北連國朝大中祥符初建閣在會慶池述古殿閣上藏太宗御製一作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内侍三人掌之

景德二年御製龍圖閣贊遍賜近臣帝曰龍圖閣書屢經讎校最為精詳已復傳寫一本置後苑太清樓朕自居藩邸以至臨御凡亡缺之書購求備至每於藏書之家借本必令置籍出納傳寫既畢隨便給還靡有損失故奇書秘籍悉無隱焉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直閣

國朝大中祥符三年杜鎬為龍圖閣學士班在樞密直

日一員遞宿令直閣與館職輪宿

元祐官品令學士正三品直學士從三品待制從四品直閣正七品

千首之詩豈如一言國朝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以為龍圖閣學士上曰千首之詩豈如孔道輔一言乃拜為龍圖學士久侍經筵慶歷四年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初仁宗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侍經筵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褒擢之

天章閣自天禧始建以專藏真宗御製御書文籍等天禧四年初建至五年二月修天章

詩手書七卷賜皇太子歌詩箴述五卷龍圖閣歌詩四卷
西涼殿水殿歌詩一卷清景殿書事詩三卷宜聖殿四園
一作圖歌詩二卷三教詩九卷讀經史詩四卷維城集三卷
奉道詩十卷歲時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詞四卷樂章一卷
樂府集三卷樂府新詞二卷論述十卷序八卷箴七卷有一
疑多條各一卷記六卷文三卷祭文挽詞一卷書十卷正說
十卷承華要略二十卷靜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
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試進士題目一卷密表密辭六十九

之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講勤之臣欽佇論思之益掩玉府藏書之盛處金門待詔之才令宜廣侍從之員抑亦副遹追之念特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云云增入天聖八年置天章閣待制寓直於秘閣與龍圖閣遹宿置待制詔曰真宗皇帝烜赫景炎丕隆寶構允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紫楹創崇層構牓以天章之美冠於策府之名宜建官聯並寘材彦可特置天章閣待制增入

景祐四年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並為天章閣侍講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遹直侍講於邇英延藝三閣在崇政殿廡下

元祐官品令天章閣學士正三品　直學士從三品

說書雩宰相安石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學故名對而擢用之

寶文閣 自慶歷初置嘉祐八年以藏仁宗御書

國朝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藻珠二殿次北即寶文閣舊曰壽昌慶歷初改今名嘉祐八年詔以仁宗御書藏於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名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國朝治平四年六月詔寶文閣學士中謝並依龍圖閣學

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八員雜讎四館書給書史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册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退朝録唐兩京皆有主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而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録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録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册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使

差遣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陞擢資任或只與合人差遣時初除前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恕為校書三年五月十六日詔崇文院校書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恕以秘書丞集賢校理同知諫院胡宗愈言崇文院校書如未歷外官及不滿任者不得選舉上以恕未曾任官故有是命

昭文館即弘文館也唐亦改為昭文館開元復改弘文館至本朝建隆遂改為昭文館

唐職官志弘文館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為弘文館後避太子諱改曰昭文館開元七年復為弘文館隸門下省

新唐志弘文館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三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

又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之也

又孔甲盤盂篇黃帝史官

又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師古曰籀音胄

漢舊儀丞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

荀悅申鑒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遂為中常侍程璜等使人飛章言邕私事詔下尚書名邕詰狀有詔減死一等徙朔方會明年赦得還將就還路又為五原太守王智密白邕誘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邕名高辟之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受其訕議邕遂死獄中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

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免職均有俊才又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繫之謂之吳均體

吳均上諱惡沈約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褒贊事迹不容頓爾刪削卽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撰晉書約少時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三帙年二十有撰述之意上

撰史學士陳傳緯好學能述文陳文帝時爲撰史學士至後立時爲中書通事舍人君所懼北史魏孝文帝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直書

時事無諱國惡上立石銘北史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讜節頡黃輔等共參著作叙

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焉

史館　監修國史自此下後各分門

修撰　直館附監修而下亦附此總見

勘書　編修

校勘　檢討

祇候勘書以下於此並無所附

新唐百官志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涖修撰又於中書省置秘書省修五代史開元二十年李

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錄遂名宰相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　四年詔修兩朝國史宰臣王旦為監修國史亦不宣制國史成旦遂領監修如故乾興元年命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馮拯專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錄拯卒王欽若為相又命提舉監修　天聖五年宰臣王曾提舉監修真宗實錄修兩朝史時王旦未領監修故特授詔曾已監修而無再授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　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而帶監修國史

為監修國史至是流罷彦博領之　治平元年以宰臣
韓琦提舉修仁宗實録　熙寧元年以宰臣曾公亮提
舉修英宗實録　十年以宰臣吳充監修仁宗英宗兩
朝國史　餘見集賢院

退朝録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
館職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
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
二館職為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

七年史館修撰判館事扈蒙言竊見唐文宗時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螭頭以記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文字稍備後唐明宗時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院直學士輪修日歷旋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廷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然其中所記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孟宰相以漏洩為虞無由盡說史官以疎遠是閣何由得聞欲望今後凡事經聖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歷從之仍命參知政事盧多遜錄其事多遜受詔而未嘗成書令史館書目有是年時平興國八年李昉言所修撰時政記每月先以奏御後付所司從之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昉未幾拜相仍舊編錄又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始令代之自是中書皆參知政事一員編錄惟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後或參知政事兩員錄之至景德元年始題云

史館修撰

唐百官志史館修撰四人見史館門國朝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它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歷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官分季撰錄藏於本館國初循舊制皆修撰官分修纂後止修撰官及判館撰次焉太平興國中直史館趙鄰幾呂蒙正范杲皆曾修撰自後以直館員多遂止修撰官編纂淳化四年翰林學士宋湜上帶修國史亦嘗

修日歷　大中祥符二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未幾紳表外郡尋授直昭文館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　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歷　皇祐三年詔新知亳州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宋祁授集賢殿修撰以故事史館修撰不分外領故易之也仍就任刊定新編修唐史

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綿邑人也與綿相善謂綿曰竊聞吾友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綿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鋌綿長於記註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目之為賈鐵嘴賈鐵嘴上有良史之材國朝淳化元年以右司諫梁周翰為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等薦其有良史之材也置之館殿正得其宜二年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之士雖多而通經者鮮有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數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善惡必書四年太宗問宰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參知政事蘇易簡對曰楊徽之張秘梁周翰帝曰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

重加綴集故有是命疎俊卞急真宗至道三年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修撰如故周翰素有才名而疎俊卞急臨事過于嚴恭以是不為時用殆三十年上在東宮嘗求其文以觀之嘗加賞歎詞多溢美賊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旦為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旦草行度詞頗恣胸臆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也上書自陳以直昭文館李若拙為史館修撰若拙上書自陳乃命學士院試制誥三道因有是命白衣充修撰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于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来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修撰仁宗實錄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以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知亳州宋敏求尚書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吕夏卿太常丞一作太子中允秘閣校理韓維兼充實錄院

檢討官入內侍省都知任守中管勾實錄院　治平元年二月以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治平三年翰林學士馮京提舉之　赴院修撰　治平元年權御史中丞賈黯奏以實錄藁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就赴院上詔令五日一就赴院修撰　秉直筆成大典　范杲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史大典召為史館修撰

## 直史館

唐百官志見史館

國朝雍熙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柴成務為户部員外郎直史館監察御史宋鎬為右拾遺直史館館職無帶臺

官者皆換之

叙事簡要 唐吳兢博通經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居職殆三十年叙事簡要人同稱之 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國朝吳肯字春卿天聖中登進士甲科又應賢良方正策入高等授著作郎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秘閣下試六論晏元獻曰以六論分為六州當為六州解元其為時賢推重如此 上祥符超古頌 祥符三年直史館陳靖上祥符超古頌因對言今三館學士皆年少俊邁恐見而貽誚上謂宰臣曰自古為之風格隨時而變今之詞人志尚體要有古雅之風王旦曰館閣中英翹所聚雖有聲稱者亦罕能之

史館勘書 史館編修

史館檢討　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館職

對義如旨　國朝郭延澤等以門蔭好學帝聞其名詔宰臣問以經史大義對皆如旨

史館祇候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以趙州隆平縣主簿王著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著善史書小學至是帝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能通者左右或薦著故令隸史館且俾刊正切韻遂有是命

集賢院　唐開元十三年始置增入

祐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二人從九品上

校書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從九品上

帝述集賢記注開元五年始有制于東京乾元殿之東廊排寫四庫書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褚無量充使檢校　六年制令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官入乾元殿就東廊觀書其冬車駕入京其乾元殿書籍始令於京大內東宮之麗正殿安置秘書官並為修書學士麗正殿檢校官以麗正殿直學士為名　八年褚常侍

代知麗正殿事始取秘書學士入麗正校勘通前二十
人自此秘書事罷兩處學士合而為一　十年春車駕
幸東都始移書院於明福門外中書省之北仍以麗正
為名九月詔張燕公都知麗正殿修書　十一年春車
駕北巡便祠后土歸京師始於大明宮光順門外創造
書院依舊謂之麗正書院　十二年冬車駕入都始於
明福門外別置院亦以麗正書院為號　十三年詔改
集仙殿為集賢殿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以中書令

居堂東序開閤曲入小院內廳三間四架廳西軒廊三間接書閣廳西四部書閣及紙筆雜庫十間六架東廊七間四架諸學士等分居之東北院小堂三間五架兩廈北院北行十間十架屋西學士廚院西行三間兩廈東行兩間偏廂（音剌偏廂舍也篇訓云下屋也）西院西行二十間四架東行十間四架院北面書手廚屋六間兩廈院內有雜果百餘株外西院自中間而西長廊道北十間道北南六間院內正屋三間四架一行師所居院中有仰觀臺

即一行占候之所院北有小園一所　興慶宮集賢院在和風門橫街之南東隔水巷隣中書省西接上舍內局南隔巷即弘文館北街脩殿中省繖扇院并有廊後官厨院內東西二十三步南北三十三步知院事學士正廳五間五架廳東挾室兩間三架判院學士居之東行四間五架學士居之西行四間五架院內雜庫及內史居之南行十間兩掾分為厨庫及書抄寫食所院內雜樹十餘株兼有假山叢竹清涼蔭映中門之外道西步

兩院隔南北長院出當大門　東京集賢院在明福門
外大街之西院東隔街對武成宮院西又有南北街街
西則史館及尚食局南隣中書省北接宮城院內東西
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書堂東向五間六架東院東
行寫書廊十五間南行五架書堂之南俠室三間五架
書堂之北俠室三間五架北行徘徊兩間四廈院庭當
中徘徊亭一間四廈南院西廳三間四架東行五間南
行四間兩廈當書院大門永巷南正堂北向三間兩廈

末有校書沈長文孟寶榮署記　陳代有大建至德年所寫書卷標端胡琛李爽戚位卑多不審定　齊周書牒紙文字拙惡書尾者名微位卑多不審定　齊周書紙墨亦劣或用後魏時字自爲書記　隋代舊書最爲麗點應三反四又無當時名輩書好率用廣陵麻紙繕寫皆代蕭子雲書體研妙可愛有秘書郎柳調崔君儒明餘慶實威長孫威德等署紀學士孔德紹彭季彰李文博袁公直等勘校青赤二色琉璃軸五色綺帶織竹帙紫玄黃表上織成有御正御副等字但年歲漸久紙色稍黑赤軸變爲黃矣貞觀永徽麟德乾封總庫咸亨舊本置院之後新寫書又多於前皆分別部類裝飾華麗經庫用白牙木書軸赤黃青暈帶子庫用紫檀木書軸赤黃暈帶史庫用碧牙木書軸軸緋暈帶圖書用紫檀木書軸綠暈帶集庫用綠牙木書軸綠暈交心帶　鐵帙

經庫用黃牙錦花織竹書帙綠碧牙籤子庫集庫緋暈錦花織竹帙子白牙籤史庫紅暈錦花織竹帙有紅色綠牙軸裝集庫缺本書白牙黃花軸綠裝經庫副本其書帙悉以紫軸綾綠草綠方丈綾為裏又兼有隋代青黃二色琉璃軸貞觀時紫白二檀木軸或亨年平頭漆書軸紫檀雲花軸紫檀忭頭軸白檀通身軸仰心軸軸一十七種帶則兼有紅色紫綠紺素縫帛五色凡十八種朱蠟染架皆以油帕覆之每朝去帕拂塵燦然錦繡奪人目矣　天寶三載　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　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　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卷　至十四載四庫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學士掌分局

典武德中始置修文館隸門下省貞觀中建史館於禁
中專掌國史至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置刊
定官七年以麗正殿為修書院置使十三年召學士張
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為集賢即麗正殿也以修
書所為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於此矣自是集賢昭
文置大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領又置學
士直學士修撰直史館校理之職亦以它官領之其昭
文隸門下省史館寓於集賢尚未合為一梁遷都于汴

舊制未備至貞明中始以令右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館即後廢西館是也湫隘卑庫僅庇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有所撰述即移於他所以成之迄乎太祖朝以經營四方未暇改作及上即位因幸故館歷覽舊址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所以待天下之賢俊耶是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地為三館命中書舍人前命内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上所親授焉自興舉役車駕凡再臨幸至是功

學士加大唐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乃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月蝕東壁大臣有憂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崇寵大臣集賢記注上欲以張燕公為大學士辭曰學士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修文館乃有大學士之名如臣未學動皆陛下規模豈敢以大為稱辭再三從之辭不敢以大為稱上侍講周易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講周易及莊子老子隔日講易其後皇太子奏請讀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行亦無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太子講易讌飲賦詩時又頻賜酒饌學士等讌飲為樂前後賦詩奏上九數百首時院內

既有宰臣及侍讀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燕公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當時詞人稱為尤美前後令趙冬曦張九齡戚鴻業常述為詩序學士等賦詩編成篇軸以進上上每嘉賞焉賜錢充食本又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祇供優厚將為糜費嘗謂人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吾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躭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誦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日之舉是聖主也禮樂之司永代楷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眷漸減初也因獻詩賜贊褒美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勅雅之道斯為可觀並據才能略為贊述具如別紙宜各

領之上自以五色牋八分書之賚付院散付學士張說
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鮮徐堅校史天
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辯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
章之苑學優藝博才高思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
直清詞雅韻博覽强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
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鐘佇叩明鏡不疲蒐敘繫
彖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
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摳衣講習臨筵根藻
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東
方顯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
干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啟發篇章呂向族茂飛
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毋煚音古迥切廟諦軒轅之
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陸去泰才光於晉價
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戚鏞業郁郁高文英英博
識持我行憲式是諒直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
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

貽院校理 白衣上書 天寶九年先朝以白衣上書試經及第拜右威衛倉曹集賢待制是歲薛頲以左驍衛曹集賢待制父子相次入院十三年寶叔展遷左拾遺入院待制尋李叔展則中書舍人華之子父子相次入院獻詩預會 國朝淳化元年詔自今遊宴宣召直館其集賢秘閣校理並令預會先是帝宴于後苑三館學士預李宗諤任布獻詩述其事故有是命直館修撰校理之職得入宗諤獻詩名數雖異職務畧同閣門拒校理不得預宴吏失之也

## 秘閣 直秘閣

秘閣校理 典書楷書 寫御書

勾當三館秘閣公事 又置館閣編定書籍官 以上並附見

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購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賜坐命酒仍召三館學士預坐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爾可召傅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與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十月李至以御書千字文於御製祕閣贊碑陰模勒上石帝曰千字文偶然聞寫因令勒石李至更欲鐫勒且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一書乃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寫勒在碑陰可也

超與王欽若厚善丁謂為相惡之遂引繼明與崇超同掌因為同管勾當公事內臣與大學士同職時論非之天聖五年詔監三館祕閣自今依舊例只置一員

嘉祐四年置館閣編定書籍官

紹聖四年四月二日勅直集賢院改為直祕閣集賢校理

召試稱旨端拱元年以殿中丞夏侯嘉正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嘉正嘗為洞庭賦為右散騎常侍徐鉉所稱由此帝知其名召試禁中稱旨特有是命浙右無館閣之職至道二年以都

官郎中黃夷簡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陳故吳越王僚佐嘗從王入朝辭甚懇上憐之有是命獻詩預會見集賢校理木天內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筆談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缺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館閣校勘

國朝天聖四年置館閣校勘五年以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特令帶館閣校勘

外任校勘官未有帶外任者時晏殊辟琪特有是命

元祐四年七月館閣缺

校勘讀書 天聖四年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張士遜言臣男大理評事友直幼親筆硯望令於館閣校勘詔友直且於館閣讀書自今館閣校勘更不添置

皇宋通志

吉太學圖書館